

澳門高等教育產業化發展探析

劉景松*

長期以來，作為人才培養事業中不可或缺的環節，高等教育扮演着傳授知識、開展科研、服務社會及承傳文明和創新發展等角色，為推動人類文明發展作出重要貢獻。高等教育的發展以及所提供的資源與稟賦、技術與力量、觀念與創新，關乎所在國家和地區的可持續發展，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高等教育發展進程中，二十世紀後半葉是一個重要節點，社會對高層次專門人才需求的迅速增長以及公司企業乃至個人對接受高等教育就學機會的迫切需要，使得高等教育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

澳門地處南海之濱、珠江西岸，具有江與海、海與陸地相連的自然條件與特點優勢。通過陸路與水路的連接，澳門與鄰近以及遙遠區域之間形成龐大的交通網絡，成為不同地域、不同種族、不同國家地區人口交匯的通衢商埠。數百年頻繁的人口聚集、流動，釀就了澳門豐富多元色彩繽紛的地域文化。處於具多元文化交匯背景中的澳門高等教育，呈現出自身鮮明文化特色以及足以引起關注的特徵。

一、澳門高等教育的發展歷程與現狀

澳門高等教育辦學歷史悠久，辦學風格多樣而且內蘊豐富。從歷時性視角看，開埠以來，澳門高等教育事業經歷了以基督教文化為主要特徵的傳教士辦學（1594 - 1938 年）；以嶺南文化為主要特徵的中國知識分子辦學（1938 - 1959 年）；以商業文化為主要特徵的港商辦學（1981 - 1988 年）；以葡國文化為主要特徵的澳葡政府辦學（1988 - 1999 年）和以多元文化為特徵的特區政府辦學（1999 年至今）的五個階段。¹

* 澳門創新發展研究會理事長，博士。

¹ 馬早明：“文化視野下的澳門高等教育變遷”，《高教探索》，2010 年第 2 期，廣州。

回歸以來，特區政府大力支持高等教育發展，一改此前高等教育相對落後的局面，實現了從殖民體系向主體教育、從簡陋落後向現代先進水平、從放任無主向創建澳門特色教育體系的三大歷史性跨越，全力推進澳門教育事業的轉型升級，創立了全開放澳門特色的教育體系。² 澳門高等教育事業進入歷史發展的新時代。

高等教育作為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份，性質上屬於專業教育。回歸後的澳門高等教育，辦學方向正確、發展機遇多。特區政府非常重視高教發展，通過制定政策法規、實施課程改革、加大經費投入、突出辦學特色、提高治校效能、協調學科關係、優化師資結構以及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等一系列舉措，極大地優化了辦學機制，較好地保障了高等教育的品質，從而有力推動了澳門高等教育的良性穩健發展。這其中，“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所起的作用不容忽略。一方面，澳門作為祖國大家庭的一員，在招生及教育、科技、文化、學術交流上享有很大優勢。絕大部份澳門高校獲准在內地招生，從而保障了生源的充足多元性。同時，澳門高校與內地高校的交流合作非常便利。中央及地方教育部門，均對推進兩地交流合作給予極大的鼓勵和支持。另一方面，在“兩種制度”下，特區政府自行制定教育政策，包括教育體制和管理、教學語言、經費分配、考試制度、學歷和學位承認等政策。這就意味着澳門高等教育在辦學模式、管理體制、經費撥款、學科發展等方面具有相對獨立性，可以依據澳門自身和國際社會發展特點和實際需要進行選擇，增加了澳門高等教育的自主性和靈活性。³

回歸以來，澳門高等教育已經形成公立私立並存的多樣化辦學格局。相關資料顯示，陸地面積僅三十平方公里的澳門，擁有十所常年招生的高等院校。澳門乃中西文化對揖互視之城，也是中西文化和諧交匯之地，這一歷史特質註定了澳門高等教育必然呈現出多元文化的內涵：辦學理念多元、辦學主體多樣、教學採用三文四語、四種學制體系並存、國際交流與合作頻繁等等。這樣的多元文化氛圍並非多種文化在一般意義上的共存，而是一種自然而然的對接融

² 馮增俊、江健等：“澳門回歸十周年教育發展戰略與未來走向”，《教育研究》，2010年第1期，北京。

³ 李向玉：“澳門高等教育的分類與發展意涵探析”，《中國高教研究》，2015年第10期，北京。

合。高等教育既能體現出民族信念，也能感受到國際先進理念對於高等教育發展變革的融通。

擁有上述積澱特色的澳門各高校，在培養學生國際化視野方面可謂得天獨厚，佔盡優勢。百年大計，教育為本。優質的高等教育可以興澳強澳。為配合特區政府的人才培養長效機制，政府逐年增加教育經費，旨在吸收世界各地優秀師生。現時，澳門多數高校擁有博士碩士學士三級學位授予權，形成較為完備的學制體系，各校從事教學科研者，亦不乏各個學科名家大師。更為可喜的是，近年來，在各種全球權威排行榜中，澳門高校屢屢上榜，表現良好。澳門大學為中歐商校聯盟、“一帶一路”國際科學組織聯盟、粵港澳高校聯盟、粵港澳大灣區西岸科技創新和人才培養合作聯盟創始成員和亞太高校書院聯盟成員，是澳門第一所獲 AACSB 及 AMBA 認證的大學。2021 年，QS 世界大學排名組織公布了 2021-2022 年 QS 世界大學排名，澳門大學世界排名第 322 位。

教學與科研是現代大學的兩大基本職能，也是重要使命。二者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統一於教師的職業活動中。高校肩負着科技創新和培養人才的雙重責任，高校教師不僅是知識的傳授者，也是知識的創造者，更應該是科學研究的參與者和推動者。高水平大學離不開具認可性且富影響力的高水平科研成果的支撐。回歸以來，澳門高校在科研方面進步喜人，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在國家科技部和特區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本地兩所主要高校澳門大學和澳門科技大學自 2010 年以來已經設立四所國家重點實驗室：中醫藥品質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類比與混合信號超大型積體電路國家重點實驗室、月球與行星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和智慧城市物聯網國家重點實驗室。這不僅對澳門的科研能力以及高等教育發展起到推動作用，而且為提升澳門整體科技水平，服務於國家科技創新和經濟建設提供了有力支援。澳門高校在科研領域的表現愈趨活躍，顯著縮小了與國際著名大學的辦學和科研水平差距。⁴

高等教育的一項核心任務在於培養人才、構築人才儲備庫，澳門高校的重任之一是培養能夠服務於澳門的具有全球化視野的本地精英。特區政府實行“教育興澳”方針，啟動制訂高等教育中長期發展規劃工作，建立和推行國際

⁴ 劉景松、林志軍：“行穩致遠：澳門成功實踐‘一國兩制’20 周年”，《港澳研究》，2019 年第 1 期，北京。

化的院校學術評鑒制度，同時明確要求構建本地人才培養的長效機制。在政府和高教界多年努力下，本澳高等教育已初具規模並形成體系，整體教學科研水平穩步提升，在粵港澳大灣區內的美譽度和影響力也逐年增強。為提升高等教育水平，完善高等教育機制建設，特區政府於 2015 年啟動有關規劃本澳高等教育中長期發展的研究工作，並於 2016 年完成《澳門高等教育中長期發展規劃研究報告》。與此同時，國家及特區政府亦出台了包括《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2016 - 2020 年）（“十三五”規劃）》、《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2016 - 2020 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等，為本澳高等教育的發展指明了願景方向。

2018 年 8 月，《高等教育制度》法律及相關配套法規正式生效，高等教育委員會於 2019 年設立相關工作小組跟進有關規劃高等教育中長期發展工作，集中探討本澳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進程中的角色和所帶來的機遇，培育各類優秀人才以配合本澳發展趨勢和產業適度多元發展的需要。2020 年 12 月，《澳門高等教育中長期發展綱要（2021 - 2030）》正式推出，以作為未來高等教育的發展藍圖，為本澳高教的未來發展建言獻策，並保障長期的穩步發展。

現時，本澳現有十所高等院校（其中四所公立、六所私立），包括綜合性教學研究型大學，以應用教學型大學以及培養旅遊會展人才、博彩業專才、專業護理人員及高級管理人才的專科學院和培養本澳警隊中高層管理人員的專門學校。十所高等院校共有約三百個高教課程在運作，包括博士學位、碩士學位、學士學位、高等專科學位、學位後文憑及高等課程，2019/2020 學年註冊學生數為 36,107 人。此外，有十多所外地高等院校在本澳開辦不同學歷等級的高教課程，為本地學生提供了更多的升學選擇。⁵

二、對高等教育產業化的學理辨識

從社會制度屬性看，數百年來澳門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如果不計政府開辦的公益性質的學校，則絕大多數學校屬於私人辦校的性質。從經濟學角度分析可知，私人辦校的一大特點，在於非公有資源和資金的投放以及財政方面

⁵ 澳門高等教育局：《澳門高等教育中長期發展綱要（2021 - 2030）》，2020 年 12 月。

的自負盈虧，這就決定了澳門教育的運作呈現出鮮明的商業化經營特點。某種程度上說，教育產業化其實質也可以視為如何在商業化基礎上升級轉型，着力提升商業化市場化運作的成效，進而朝着產業化方向發展，使之有效配合新時期澳門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在全球化進程中坦然面對各種顯性或隱性教育問題的挑戰。

相關高等教育產業化議題，是一件關乎國計民生的重大事項，在學術界曾經引起熱烈討論，至今餘波漾漾，餘響不歇，極大程度地衝擊並刷新了民眾的思維定式和認知。有學者認為，高等教育產業化的實質是運用現代產業發展機制和管理方式推進高等教育辦學主體多元化、辦學方向社會化和辦學投入產出效益化的過程；高等教育產業化不同於商品化、市場化，不等於實行高收費和謀求高利潤，推進高等教育產業化並不必然導致違背教育公平和教育規律。⁶

長期以來，澳門高等教育一直奉行以市場為導向的辦學機制，其運作狀態較為平穩順暢。澳門現時十所高等院校中，有六所屬於私立高校。2019 - 2020 學年，全澳註冊學生數為 36,107 人，這些學生中，相當比例來自澳門以外的國家地區。⁷ 甚麼是高等教育產業化？如何使澳門高等教育朝產業化方向發展？如何結合自身特點優勢，謀求一條適合自己發展特色的高等教育產業之路？高等教育可否成為澳門未來的新興支柱產業？將在多大程度上改變澳門經濟社會的產業結構？凡此種種問題，一直為本地從事教育工作者和背後資本運作者所關注，並組織專業人士進行學術“會診”，加大了科學評估與理論探索力度。種種關於高等教育產業化的建議與呼聲，無論來自民間人士的還是官方層面，都不曾停歇，近年更呈現日益高漲的態勢。⁸

相對於傳統的私塾或學堂性質的教育，應該說，高等教育產業是“新事物”，屬於“舶來品”，現時盛行的教育產業化理論亦發源於西方。在西方國家，教育性投資常常被視為生產性投資，這與泛中華文化區傳統的視教育為理所當然的“公益事業”的固化思維認識有着明顯的差異性。實際上，自上一世紀 80 年代中期起，高等教育產業的理念在內地開始出現，“教育產業”這個

⁶ 萬力維：“高等教育產業化概念辨析”，《海南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 年第 6 期，海口。

⁷ 詳見澳門高等教育局：《澳門高等教育中長期發展綱要（2021 - 2030）》，2020 年 12 月。

⁸ 相關高等教育產業化議題的研討會、論壇和工作坊，本地媒體多有報道。

新鮮的概念隨即開始進入公眾視野。人們對教育產業化的認識，可謂沸沸揚揚且歧義頻生。直至今日，社會各界和理論界關於教育產業化的看法都沒有統一，也難以統一。有學者認為，所謂高等教育產業化，就是指在運用現代產業發展機制和管理方式推進高等教育改革的過程中，實現高等教育由消費型、封閉型、福利型向生產型、開放型、效益型的轉變，使高等教育成為關注社會需求、有較高投資效益和辦學水平的主體。具體而言，高等教育產業化包含三層涵義：其一，推進和實現辦學主體多元化；其二推進和實現辦學方向社會化；第三，推進和實現辦學投入產出效益化。⁹

產業化理論誕生以來，教育事業就被視為“產業”納入第三產業中。論及教育產業時，歐美的“人力資本”理論亦涉及教育的“消費性”與“生產性”。20世紀50年代，歐美經濟學家提出了教育市場化的理論。如美國經濟學家弗里德曼，作為教育市場化理論的先行者，在“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ducation*）指出，公共教育制度缺乏必要的競爭約束，效率低下，資源浪費。學校對學生、學生對自己的學習均不負責。要改變這種狀況，通過以前的改革措施是無效的。唯一的出路是走市場化道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海耶克指出，教育活動的基礎和依據是市場，應將市場的競爭原則應用於教育領域。其在“社會中知識的利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一文中闡述如何利用有用的個人知識進行成功的決定，開啟知識管理的先河；英國經濟學家皮科克和懷斯曼也提出，不必由國家投資教育，而應通過給家長憑券、資助或代款的方式在自由市場狀態下進行自由選擇。在以上觀點的作用下，上世紀70年代後，美英等國高等教育事業先後走上了產業化發展之路。尤以美國發展強勁，截至2014年，其共有4,180所高等學校，而私立院校就達2,080所，佔總數量的59.33%。¹⁰

上世紀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在鼓勵私人財團興辦大學及獨立學院的政策下，台灣地區私立高等院校的數量與規模均得到快速發展。當地學者認為，教育產業化主要指利用市場手段擴大教育資源、利用市場機制經營教育

⁹ 萬力維：“高等教育產業化概念辨析”，《海南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6期，海口。

¹⁰ 祝向陽：“澳門高等教育產業發展比較研究——以台灣、香港、大陸高等教育產業發展為視角”，《他山石》，2015年8月。

各項措施的教育產業化、以及將教育機構的知識和技術優勢直接轉化為社會生產力的產業知識化。在教育產業化浪潮推動下，台灣教育制度已朝自由化、市場化、私營化、全球化的方向發展。

目前，香港地區已建立起一個適應本埠社會發展需要、門類眾多、層次齊全的教育體系，高教模式體現出現代化、國際化、多元化、市場化及制度化的特徵。香港政府鼓勵私人、社會團體辦學，同時對部份辦學規模較大、治學條件較好、有較大社會影響的私立教育機構進行資助、併購、公立化，逐步納入政府資助計劃，因此香港的私立學校發展勢頭迅猛，業已形成政府公立教育為主、私人基金會為輔的格局。¹¹

鄰近地區發展高等教育的經驗，能否開啟我們的思路，能否為致力於倡導澳門高等教育產業化者所借鑒？當面對諸如：高等教育產業化不等同於商品化、市場化；高等教育產業化不等於政府可以放棄教育事業；高等教育產業化不是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而是追求效益最大化，因而不能“營利”，但可適度“盈利”或“贏利”；高等教育產業化並不違背教育公平原則，反而有助於實現教育機會均等眾多現實議題時，應有清晰完整深入的認識，更要有充分的心理準備。當面對大眾質疑甚至尖銳詰難時，有責任也必須做到以一種從容自信的具學理深度又不失民生情懷的姿態，進行令人信服的釋疑解惑。

三、澳門高等教育產業化的發展策略與路徑掘進

葡人據居澳門數百年來，澳葡政府對包括高等教育在內的教育事務一直實行不干預“不作為”的放任政策，又因為經濟結構以單一的博彩娛樂業為主，高素質人才需求匱乏，導致澳門整體教育水平遠遠落後於周邊國家和地區，現代高等教育更是長期處於實際上的空白狀態。

令人欣慰的是，回歸以來，得益於“一國兩制”的巨大制度優勢，東西文化交匯的文化優勢和諸多國家層面出台推行的政策優勢，澳門高等教育制度建設進展順利且日趨規範、高等教育事業發展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喜人局面。體現

¹¹ 祝向陽：“澳門高等教育產業發展比較研究——以台灣、香港、大陸高等教育產業發展為視角”，《他山石》，2015年8月。

在高等教育機構數量增加，招生人數持續上漲，科研水平不斷提升，學術影響力和院校美譽度穩步提高，澳門高等教育由此步入了全新的發展期，建構了以多元化、國際化、制度化和本土化為核心的特色教育體系，實現了中西教育相容並蓄，高校彰顯特色錯位發展；發揮了歐葡文化優勢，建立高層次國際發展網絡；構建了配套制度體系，推動高等院校規範運作；配合國家政策定位，培植服務澳門發展的人才教育轉型和升級。¹²

從全球化宏觀發展視野看，儘管澳門只是一個微型經濟體，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和話語權極其微弱，但澳門本土高等教育的發展具有自身的鮮明特色。這是不可規避的事實。澳門高校沒有統一的人才培養模式，卻以開放性、多元性、先進性和包容性著稱。以形式多元為特徵的人才培養模式；以融入合作為載體的科研創新模式和以發展定位為導向的教育服務模式，¹³ 補充並豐富了高等教育的內容，贏得了同行的廣泛關注，發展高等教育產業的呼聲日益高漲。對此，政府、教育機構運營者和民眾亦多有共識。

要推動發展高等教育產業，則先應結合澳門區情，對澳門高等教育歷史與現狀、任務與問題、成績與不足、經驗與教訓等進行科學評估，並在此基礎上制定周詳完整全面的具全局意義的策略規劃。既要正視辦學空間受限，教育資源浪費，學科建設結構失衡等一系列亟需改善的問題，又要選擇性地傳承澳門多元文化，促進多元文化繁榮和創新澳門多元文化。要由現代產業發展機制和科學管理方法推進高等教育的改革，從自身特點出發，為高等教育由主觀性、消費性、封閉性、福利性向產業發展、教育開放、效益至上轉變，使高等教育成為富有社會責任又關注群眾需求，具有一定投資效益和較高辦學水平的社會主體。實現辦學主體多元化；辦學方向社會化和辦學投入產出效益化。¹⁴

這其中，如何調整高等院校辦學結構，促進高等教育實現產業化發展至為關鍵。為改變“博彩業”一業獨大的局面，政府亟需扶持新產業成長成熟，以促進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澳門空間狹小、資源匱乏，但高等教育的外部

¹² 馬早明等：“回歸 20 年澳門高等教育發展：特色、問題與對策”，《廣東技術師範大學學報》，2020 年 1 期，廣州。

¹³ 張紅峰：“澳門回歸二十年來高等教育的回顧與展望”，《高等教育研究》，2019 年 12 月，北京。

¹⁴ 萬力維：“高等教育產業化概念辨析”，《海南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 年第 6 期，海口。

條件有獨特的優勢。推動高等教育產業化，除了帶動經濟聯動發展，還促進產學融合，是適合澳門未來發展的可行路徑。如穩定的數量可觀的境外學生前來求學，勢必增加本地的國民收入，刺激本地消費，促進本地就業，這對澳門經濟長期發展將產生深遠影響。同時，吸引大批國內外優秀青年來澳門求學，可以提升和優化澳門的社會環境，助力科技和研究的發展，從而在整體上稀釋並淡化“賭城”色彩，同時塑造城市文化形象，提升城市文化品味。唯有文化，唯有充分發揮文化優勢，深入挖掘文化特色並有效運作，打好文化牌，才適合也必然是澳門城市適度多元發展的根本之道。

當然，澳門推動高等教育產業化之路艱巨而漫長，艱巨漫長恰恰預示着高等教育產業化具備巨大的提升與發展空間。為幫助澳門高等教育實現產業化，政府應不斷優化高等院校辦學結構，不斷提升高等教育的品質。應抓住百年難逢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和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發展機遇，解決高等教育發展過程的實際問題，提升高等教育的競爭力和國際影響力，引領澳門社會走向嶄新的未來。

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既是順應時代發展潮流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區域乃至國家整體發展水平的重要抉擇。大灣區建設於澳門高等教育事業而言，可謂機遇與挑戰並存。對應在到高等教育產業化方面，關於其發展策略與建設目標是一種彼此促進，相輔相成的關係。二者可以統攝起來，加以縝密論證與考衡。現陳列發展策略和掘進路徑如下：

- 第一、要深入學習領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和《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等綱領性文件中相關澳門教育的條文內容，將澳門高等教育產業化置於時代大背景以及回歸以來澳門作為“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區的大視野中作通盤理性分析探討。
- 第二、建議成立高等教育產業化建設委員會，成員由公職人員和專家學者按適當比例組成，統籌推進各項“產業化”建設事務。
- 第三、組織專家學者和專業人士，盡快制定出台《澳門高等教育產業化發展規劃》作為指引，集聚各方力量，精準發力，高效推動高等教育產業化事務建設；

- 第四、深入挖掘澳門教育文化內涵，加大對高等教育產業化的資源投放，着重完善高等院校內部運作管理結構，優化教師隊伍結構，為高等教育產業化的發展打下堅實基礎。
- 第五、協調完善各學科的建設與發展，平衡人文學科和社會學科的建設，增強文學、哲學、教育等“冷門”學科的建設力度，優化高等院校學科建設，建構起健全的現代化高等教育體系和學科發展體系。
- 第六、改良澳門高等教育機構的行政運作模式，淡化行政級別色彩，教學科研以外的行政人員，不設立級別。加強高校的“學術自治、大學自立”，增強大學運作的靈活性和自由度，提高大學運作效率。
- 第七、宣傳並樹立“錯位發展”的意識，澳門高等院校並非大灣區高校中的實力最強者，但卻是最具特色者。不僅體現為多元文化背景下葡語人才的培養，還體現為與國際水平接軌的高等職業教育與職業培訓的發展。澳門高等教育的特色既是澳門高等教育事業所具有的發展優勢，為大灣區兄弟城市高校所不具備。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背景下，要不斷深化自身的發展特色與先天優勢，推動澳門高校在產業化進程中與大灣區其他高校形成錯位發展格局。
- 第八、加大對國際知名學府引入澳門的合作辦學力度，將澳門建設成具有特色的“小而精”型國際高等教育中心和國際知名學府分校的聚集地，使高等教育產業化真正落到實處。
- 第九、以澳門高等產業化為依託，打造澳門高等教育品牌。儘管澳門發展教育受限於狹小空間地境，以致出現“有校無園”的尷尬情況，但澳門本身所具有的特色與優勢為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特別是高等教育產業化之路創造了無限的可能。澳門的多元文化背景，特區政府為高等教育所投入的充足資源，以及澳門高等教育事業較高的國際化視野和水平，都為發展創建高等教育品牌提供了條件。
- 第十、高等教育，無論產業化發展抑或常規化建設，大方向上不應脫離為澳門培養各類人才，要積極配合支持本澳的發展定位及產業適度多元。這就要求澳門教育既要學習西方國家先進的教育管理經驗，也需保持加強中華文化傳統優勢，明確大方向並以之為導向，鼓勵產、學、研三個方面的適當結合，依靠各方資源和市場力量，優化教育資源的配置，通過市場化導向機制，促進新產業發展。

結語

高等教育，是培養高級專門人才和職業專才的社會行為。20 世紀後半期以來，為適應社會發展需要，全球範圍內的高等教育事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拓展和發展。辦學歷史悠久的澳門高等教育，也呈現出自身的獨特特色，並以開放性、多元性、先進性等特徵享譽鄰近區域。回歸以來，特區政府重視高等教育的發展，適時制定並出台政策法規、優化辦學機制，極大地推動了澳門高等教育的穩健發展。當前博彩業“一業獨大”的產業結構不利於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澳門高等教育產業化具備較大的發展空間，發展高等教育產業的呼聲日益高漲。凡此種種，都為高等教育產業化準備了良好的輿論氛圍，也同時提出了更高更深的理論和實踐要求。要推動發展高等教育產業，則先應就何謂高等教育產業化、澳門推行高等教育產業化所具備的優勢、如何推動澳門高等教育朝產業化方向發展，以及高等教育產業化將在多大程度上豐富並推進澳門經濟社會可持續多元發展等系列問題進行嚴謹科學的論證。應結合澳門實際，對澳門高等教育歷史與現狀、任務與問題、成績與不足、經驗與教訓等進行細緻深入的評估。同時參照借鑒鄰近地區如香港和台灣以及歐美等國家的經驗，制定周詳完整全面的具全局意義的策略規劃。當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正不斷走向深化、實化，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如火如荼進行中。無論政府和社會各界，還是那些現時已經具備豐富的辦學經驗、未來有意加大資源投放力度，準備在高等教育產業化浪潮中奮擊逐浪的機構，都應該緊緊抓住百年難得的發展機遇，加大理論探索和科學評估力度，充分發揮自身優勢，闖出一條具澳門特色的高等教育產業發展之路，進而豐富經濟社會的產業結構，更好地推動澳門經濟社會多元發展。